

先锋文库
06

黑鐵時代

王小波

著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黑鐵時代

王小波 著

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 北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铁时代 / 王小波著. —北京: 群言出版社,
2014. 12
(先锋文库)
ISBN 978-7-80256-635-4

I. ①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42310号

责任编辑 杨 青
装帧设计 王 鑫
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(Qunyan Press)
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网 站 www.qypublish.com
电子信箱 qunyancbs@126.com
总 编 办 010-65265404 65138815
发 行 部 010-65263345 65220236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读者服务 010-65265404
法律顾问 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
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620×889 1/16
印 张 21
字 数 330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80256-635-4
定 价 36.00元



[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]



目录

绿毛水怪 / 001

战福 / 026

这是真的 / 035

歌仙 / 043

这辈子 / 052

变形记 / 057

猫 / 061

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/ 065

地久天长 / 069

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 / 095

红线盗盒 / 108

红拂夜奔 / 125

夜行记 / 165

舅舅情人 / 174

南瓜豆腐 / 193

夜里两点钟 / 203

茫茫黑夜漫游 / 209

樱桃红 / 217

似水柔情 / 221

大学四年级 / 247

黑铁时代 / 279

黑铁公寓 / 287

最灿烂的阳光 / 297

鬼营 / 300

奸党与我们 / 308

不成功的爱情 / 330

绿毛水怪

一、人妖

“我与那个杨素瑶的相识还要上溯到十二年以前。”老陈从嘴上取下烟斗，在一团朦胧的烟雾里看着我。这时候我们正一同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“我可以把这段经历完全告诉你，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，除了那个现在在太平洋海底的她。我敢凭良心保证，这是真的；当然了，信不信还是由你。”老陈在我的脸上发现了一个怀疑的微笑，就这样添上一句说。

十二年前，我是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。我可以毫不吹牛地说，我在当初哪怕被认为是超人的聪明，因为可以毫不费力看出同班同学都在想什么，哪怕是心底最细微的思想。因此，我经常惹得那班孩子笑。我经常把老师最宠爱的学生心里那些不好见人的小小的虚荣、嫉妒统统揭发出来，弄得他们求死不得，因此老师们很恨我。就是老师们的念头也常常被我发现，可是我蠢得很，从不给他们留面子，都告诉了别人，可是别人就把我出卖了，所以老师们都说我“复杂”，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形容词！在一般同学之中，我也不得人心。你看看我这副尊容，当年小学生中间这张脸也很个别，所以我在学生中有一外号叫“怪物”。

好，在小学的一班学生之中，有了一个“怪物”就够了吧，但是事情偏不如此。班上还有个女生，也是一样的精灵古怪，因为她太精，她妈管她叫“人妖”。这个称呼就被同学当作她的外号了。当然了，一般来说，叫一个女生的外号是很下流的。因此她的外号就变成了一个不算难听的昵称“妖妖”。这样就被叫开了，她自己也不很反感。喂，你不要笑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猜出了她就是那个水怪杨素瑶。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会给你讲一个杜撰的故事，说她天天夜里骑着笤帚上天。这样的事情是不会有，而我给你讲的是一件真事呢。

我记得有那么一天，班上来了一位新老师，原来我们的班主任孙老师升了教导主任了。我们都在感谢上苍：老天有眼，把我们从一位阎王爷手下救出来了。我真想带头山呼万岁！孙老师长了一副晦气脸，刚到我们班来上课时，大家都认为他是特务。也有人说他过去一定当过汉奸。这就是电影和小人书教给我们评判好赖人的方法，凭相貌取人。后来知道，他虽然并非特务和汉奸，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土匪，粗野得要命。“你没完成作业？为什么没完成！”照

你肚子就捅上一指头！他还敢损你、骂你，就是骂你不骂你们家，免得家里人来找。你哭了吗？把你带到办公室让你洗了脸再走，免得到家泪痕让人看见。他还敢揪女生的小辫往外拽。谁都怕他，包括家长在内。他也会笼络人，也有一群好学生当他的爪牙。好家伙，简直建立了一个班级地狱！

可是他终于离开我们班了。我们当时是小孩，否则真要酌酒庆贺。新来了一位刘老师，第一天上课大家都断定她一定是个好人，又和气，相貌又温柔。美中不足就是她和孙主任（现在升主任了）太亲热，简直不同一般。同学们欢庆自己走了大运，结果那堂课就不免上得非常之坏。大家在互相说话，谁也没想提高嗓门，但渐渐地不提高嗓门对方就听不见了。于是大家就渐渐感觉到胸口痛，嗓子痛，耳朵里面嗡嗡嗡。至于刘老师说了些什么，大家全都没有印象。到了最后下课铃响了，我们才发现：刘老师已经哭得满脸通红。

于是第二节课大家先是安静了一会儿，然后课堂里又乱起来。可是我再也没有跟着乱，可以说是很遵守课堂纪律。我觉得同学们都很卑鄙，软的欺侮，硬的怕。至于我嘛，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我不干那些卑鄙的勾当。

下了课，我看见刘老师到教导处去了。我感到很好奇，就走到教导处门口去偷听。我听见孙主任在问：“小刘，这节课怎么样？”“不行，主任。还是乱哄哄的，根本没法上。”

“那你就不上，先把纪律整顿好再说！”

“不行啊，我怎么说他们也不听！”

“你揪两个到前面去！”

“我一到跟前他们就老实了。哎呀，这个课那么难教……”

“别怕，哎呀，你哭什么，用不着哭，我下节课到窗口听听，找几个替你治一治。谁闹得最厉害？谁听课比较好？”

“都闹得厉害！就是陈辉和杨素瑶还没有跟着起哄。”

“啊，你别叫他们骗了，那两个最复杂！估计背地里捣鬼的就是他们！你别怕……今天晚上我有两张体育馆的球票，你去吗？……”

我听得怒火中烧，姓孙的，你平白无故地污蔑老子！好，你等着瞧！

好，第三节课又乱了堂。我根本就没听，眼睛直盯着窗外。不一会儿就看见窗台上露出一个脑瓢，一圈头发。孙主任来了。他偷听了半天，猛地把头从窗户里伸上来，大叫：“刘小军！张明！陈辉！杨素瑶！到教导处去！”

刘小军和张明吓得面如土色。可是我坦然地站起来。看看妖妖，她从铅笔盒里还抓了两根铅笔，拿了小刀。我们一起来到办公室。孙主任先把刘小军和

张明叫上前一顿臭骂，外加一顿小动作：

“啊，骨头就是那么贱？就是要欺负新老老师吗？啊，我问你呢……”然后他俩抹着泪走了。孙主任又叫我们：

“陈辉，杨素瑶！你到这儿来削铅笔来了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？”

妖妖收起铅笔，严肃地说：“知道，孙主任，因为我们两个复杂！”

“哈哈！知道就好。小学生那么复杂干什么？你们在课堂里起什么好作用了吗？啊！！”

“没有。”妖妖很坦然地说。我又加上一句：“不过也没起什么坏作用。”

“啊，说你们复杂你们就是复杂，在这里还一唱一和的哪……”我气疯了。孙主任真是恶棍，他知道怎么最能伤儿童的心。我看见刘老师进来了，更是火上添油，就是为了你孙魔鬼才找上我！我猛地冒了一句：“没你复杂！”

“什么，你说什么！说清楚点！！”

“没你复杂，拉着新老师上体育馆！”

“呃！”孙主任差点儿噎死，“完啦，你这人完啦！你脑子盛的些什么？道德品质问题！走走走，小刘，咱们去吃饭，让这两个在这里考虑考虑！”

孙主任和刘老师走了，还把门上了锁，把我们关在屋里。妖妖噘着嘴坐在桌子上削铅笔，好好的铅笔被削去多半截。我站在那儿发呆，直到两腿发麻，心说这个娄子捅大了，姓孙的一定去找我妈。我听着挂钟“咯噔咯噔”地响，肚子里也咕噜咕噜地叫。哎呀，早上就没吃饱，饿死啦！忽然妖妖对我说：“你顶他干吗！白吃苦。好，他们吃饭去了，把咱们俩关在这里挨饿！”

我很抱歉：“你饿吗？”“哼！你就不饿么？”

“我还好。”“别装啦。你饿得前心贴后心！你刚才理他干吗？”

“啊，你受不了吗？你刚才为什么不说‘孙主任，我错了’！”

“你怎么说这个！你你你！！”她气得眼圈发红。我很惭愧，但是也很佩服妖妖。她比我还“复杂”。我朝她低下头默默地认了错。我们两个就好一阵没有再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肚子饿得难受，妖妖禁不住又开口了：“哎呀，孙主任还不回来！”

“你放心，他们才不着急回来呢。就是回来，也得训你到一点半。”

我真不枉了被叫作怪物，对他们的坏心思猜得一点不错。

妖妖点点头承认了我的判断，然后说：“哎呀，十二点四十五了！要是开着门，我早就溜了！我才不在这里挨饿呢！”

我忽然饿急生智，说：“听着，妖妖。他们成心饿我们，咱们为什么不跑？”“怎么跑哇？能跑我早跑了。”“从窗户哇，拔开插销就出去了。外面一个人也没有。”

说得好。我们爬上了窗户，踏着孙主任桌子上的书拔开了插销，跳下去，一直溜出校门口没碰上人，可是心跳得厉害，真有一种做贼的甜蜜。可是在街上碰上一大群老师从街道食堂回来，有校长、孙主任、刘老师，还有别的一大群老师。

孙主任一看见我们就瞪大了眼睛说：“谁把你们放出来的？”我上前一步说：“孙主任，我们跳窗户跑的。我饿着呢。都一点了，早上也没吃饱。”妖妖说：“等我们吃饱了您再训我们吧。”

老师们都笑得前仰后合。校长上来问：“孙主任为什么留你们？”“不为什么。班上上刘老师的课很乱，可是我们可没闹，但是孙老师说我们‘复杂’，让我们考虑考虑。”老师们又笑了个半死。校长忍不住笑说：“就为这个么？你们一点错也没有？”

妖妖说：“还有就是陈辉说孙主任和刘老师比我们还复杂。”“哈！哈！哈！”校长差点笑死了，孙主任和刘老师脸都紫了。校长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们回去吃饭吧，下午到校长室来一下。”

我们就是这样成了朋友，在此之前可说是从来说过话呢。

我鼓了两掌说：“好，老陈，你编得好，再编下去！”老陈猛地对我瞪起眼睛，大声斥道：“喂，老王，你再这么说我就跟你翻脸！我给你讲的是我一生最大的隐秘和痛苦，你还要讥笑我！哎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，真见鬼！心灵不想沉默下去，可是又对谁诉说！你要答应闭嘴，我就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。”

你听着，当天中午我回到家里，门已经锁上了。妈妈大概是认为我在外面玩疯了，决心要饿我一顿。她锁了门去上班，连钥匙也没给我留下。我在门前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坚决地走开了。我才不像那些平庸的孩子似的，在门口站着，好像饿狗看着空盘一样，我敢说像我这般年纪，十个孩子遇上这种事，九个会站在门口发傻。

好啦，我空着肚子在街上走。哎呀，肚子饿得真难受。在孩子的肚子里，饥饿的感觉比大人要痛切得多。我现在还能记得哪，好像有多少个无形的牙齿在咬啮我的胃。我看见街上有几个小饭馆，兜里也有几毛钱。可是那年头，没有粮票光有钱，只能饿死。

我正饥肠辘辘在街上走，猛然听见有人在我身边问我：“你这么快就吃完饭了吗？”我把头抬起来一看，正是妖妖。她满心快活的样子，正说明她不唯没把中午挨了一顿训放在心上，而且刚刚吃了一顿称心如意的午饭。我说：“吃了，

吃了一顿闭门羹！”你别笑，老王。我从四年级开始，说起话来有些同学就听不懂了。经常一句话出来，“其中有不解语”，然后就解释，大家依然不懂，最后我自己也糊涂了。就是这样。

然后妖妖就问我：“那么你没吃中午饭吧？啊，肚子里有什么感觉？”老王，你想想，哪儿见过这么卑鄙的人？她还是个五年级小学生呢！我气坏了：“啊啊，肚子里的感觉就是，我想把你吃了！”可是她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别生气，我是想叫你到我家吃饭呢。”

我一听慌了，坚决拒绝说：“不去不去，我等着晚上吃吧。”

“你别怕，我们家里没有人。”“不不不！！那也不成！”“哎，你不饿吗？我家真的一个人也没有呢。”

我有点动心了。肚子实在太饿了，到晚饭时还有六个钟头呢。尤其是晚饭前准得训我，饿着肚子挨训那可太难受啦。当然我那时很不习惯吃人家东西，可是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接受了。

我跟着她走进了一个院子，拐了几个弯之后，终于到了后院，原来她家住在一座楼里。我站在黑洞洞的楼道里听着她哗啦啦地掏钥匙真是羡慕，因为我没有钥匙，我妈不在家都进不了门。好，她开了门，还对我说了声“请进”。

可是她家里多干净啊。一般来说，小学生刚到别人家里是很拘谨的，好像桌椅板凳都会咬他一口。可是她家里就很让我放心。没有那种古老的红木立柜，阴沉沉的硬木桌椅，那些古旧的东西是最让小学生骇然的。它们好像老是板着脸，好像对我们发出无声的喝斥：“小崽子，你给我老实点！”

可是她家里没有那种倚老卖老的东西，甚至新家具也不多。两间大房间空旷得很。大窗户采光很多，四壁白墙在发着光。天花板也离我们很远。

她领我走进里间屋，替我拉开一张折叠椅子，让我在小圆桌前坐下。她铺开桌布，啊啊，没有桌布。老王，你笑什么！然后从一个小得不得了的碗橱往外拿饭、拿菜，一碟又一碟，老王，你又笑！她们家是上海人，十一粒花生米也盛了一碟，我当时数了，一个碟子就是只有十一粒花生米。其他像两块咸鱼、几块豆腐干、几根炒青菜之类，浩浩荡荡地摆了一桌子，其实用一个大盘子就能把全部内容盛下。然后她又从一个广口保温瓶里倒出一大碗汤，最后给我盛了一碗冷米饭。她说：

“饭凉了，不过我想汤还是热的。”

“对对，很热很热。”我口齿不清地回答，因为嘴里塞了很多东西。

她看见我没命地朝嘴里塞东西就不逗我说话了，坐在床上玩弄辫子。后来

干脆躺下了，抄起一本书在那里看。

过了不到三分钟，我把米饭吃光了，又喝了大半碗汤。她抬起头一看就叫起来：“陈辉，你快再喝一碗汤，不然你会肚子痛的！”

我说：“没事儿，我平时吃饭就是这么快。”“不行，你还是喝一碗吧。啊，汤凉了，那你就喝开水！”她十万火急地跳起来给我倒开水。我一面说没事，一面还是拿起碗来接开水，因为肚子已经在发痛了。

在我慢慢喝开水的时候，她就坐在床上跟我胡聊起来。我们甚至谈到自己的父母凶不凶。你知道，就是在小孩子中间，这也是最隐秘、最少谈到的话题。

忽然我看到窗户跟前有个闹钟，吓得一下跳起来：“哎呀，快三点了！”

可是妖妖毫不惊慌地说：“你慌什么？等会儿咱们直接去校长室，就是回家家里现做的饭。”

“那他还会说我们的！”“不会了，你这人好笨哪！孙主任留咱们到一点多对吗？学校理亏呢。校长准不敢再提这个事。”

我一想就又放下心来：真的，没什么。孙主任中午留我们到一点多真的理亏呢。可是我就没想到。不过还是该早点去。我说：“咱们现在快去吧。”

妖妖无可奈何地站起来：“其实根本不用怕。陈辉，你怕校长找你吗？”“我不怕。我觉得，怎么也不会比孙主任更厉害。”“我也不怕，我觉得，咱们根本没犯什么错。咱们有理。”我心里说真对呀，咱们有理。后来我们一起出来上学校。走在路上，妖妖忽然很神秘地说：“喂，陈辉，我告诉你一句话。”

“什么呀？”喂，老王，你这家伙简直不是人！你听着，她说：“我觉得大人都很坏，可是净在小孩面前装好人。他们都板着脸，训你呀，骂你呀。你觉得小孩都比大人坏吗？”

我说我决不这样以为。

“对了。小孩比大人好得多。你看孙主任说咱们复杂，咱们有他复杂吗？你揪过女孩的小辫子吗？他要是看见你饿了，他会难受吗？哼，我说是不会。”

我说：“不过，咱们班同学欺负刘老师也很不好，干吗软的欺负硬的怕呢？”

“咱们班的同学，哼！都挺没出息的，不过还是比孙主任好。刘老师也不是好人，孙主任把咱们俩关起来，她说不对了吗？”

我不得不承认刘老师也算不上一个好人。

“对了，他们都是那样，刘老师为了让班上不乱，孙主任揍你她也不难受。我跟你说，世界上就是小孩好。真的，还不如我永远不长大呢。”

她最后那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啊，那时我们都那么稚气，想起来真让人

心痛!

老陈用手紧紧地压着左胸，好像真的沉湎于往事之中了。我也很受感动，简直说不上是佩服他的想象天才呢，还是为这颗真正的、童年时代的泪珠所沉醉。说真的，我听到这儿，对这故事的真实性，简直不大怀疑了。

老陈感慨了一阵又讲下去：“后来我们一直就很好。哎呀，童年时期，回想起来就像整整一生似的。一切都那么清晰，新鲜，毫不褪色，如同昨日！”

我说：“你快讲呀！编不下去了么？”

“编？什么话！你真是个木头人。大概你的童年是在猪圈里度过的，没有一宗真正的感情。”

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。那是五年级下学期的事情。这个新大陆就是中国书店的旧书门市部。老王，你知道我们那条街上商场旁边有个旧书铺吧？有一天我放学，不知怎么就走到那里去了。真是个好地方！屋子里暗得像地下室，点了几盏日光灯。烟雾腾腾，死一样的寂静。偶尔有人咳嗽几声，整整三大间屋子里就没几个人。满架子书皮发黄的旧书，什么都有，而且可以白看，根本没人来打搅你。净是些好书，不比学校图书馆里净是些哄没牙孩子的东西。安徒生的《无画的画册》，谜一样的威尼斯，日光下面的神话境界！马克·吐温的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，妙不可言！我跟你讲，我能从头到尾背下来。还有无数的好书，书名美妙封面美好的书，它们真能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唤起无穷的幻想。我要是有钱的话，非把这铺子盘下来不可。可是我当时真没有几个大子儿，而且这几个大子儿也是不合法的，就是说被我妈发现一定要没收的。我看看这一本，又看看那一本，都是好书，价钱凭良心说也真公道。可是不想买。我总共有七毛钱，可以买一本厚的，也可以买两本薄的。我尽情先看了一通，翻了有八九本，然后挑了一本《无画的画册》，大概不到一毛钱吧，然后又挑了一本《马尔夏斯的芦笛》，我咒骂那本破书的阿尔巴尼亚人不得好死！这本破书花了我四毛钱，可是写了一些狗屁不如的东西在上面。我当时不知道辨认作者的方法，就被那个该死的书名骗了，要知道我正看马克·吐温的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看得上瘾，就因为那本书卖六毛钱放弃了它！我到收款处把带着体温的、沾着手汗的钱交了上去，心里很为我的没气派害羞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我就兴高采烈地走了出去，小心眼地用手捂着书包里那两本心爱的书。我想，我就是被车轧死，人们也会发现我书包里放着两本好书的，心里很为书和我骄傲。后来仔细看了一遍《马尔夏斯的芦笛》，真为这个念头羞愧。幸亏那天没被车轧死，否则要因为看这种

可耻的书遗臭万年的。不过这是后话了，不是当天的事。

我为这幸福付出了代价。因为回家晚挨了一顿好打。不过我死不悔改，晚上睡觉时还想着我发现了一个无穷无尽的快乐的源泉。第二天上课时我完全心不在焉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不听课也能得五分。好容易忍到下午放学，我找到妖妖对她说：“喂，妖妖，我发现一个好地方！”

“什么好地方？”“旧书店，里面有无尽其数的好书！！”

“书？看书有什么意思？不过是小白兔、大萝卜之类。我每天放学之后都去游泳，你看我把游泳衣都带着呢。你陪我去吧？”

“小白兔、大萝卜根本就不是书。你跟我上一次旧书店吧，保你满意。”

她不大愿意去，不过看我那么兴致勃勃，也不愿扫我的兴。哎呀，那么小的时候我们就学会了珍惜友谊……

“老陈，少说废话，否则我叫你傻瓜了！”

“傻瓜？你才是傻瓜！你懂得什么叫终生不渝的友谊吗？”

我领着她钻进那个阴暗的书店。我看见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还在书架上，高兴极了，立刻把它抽下来给妖妖，说：“你看看这本书，保你喜欢！”我其实就是为了这本书来的，可是为了收买她的兴致把它出卖了。我又在书架翻了一通，找着了一本卡达耶夫的《雾海孤帆》，马上就看得入了迷。

可是我看了一会儿，还不忘看看妖妖。呵，她简直要钻到书里去了。我真高兴！如果，一个人有什么幸福不要别人来分享，那一定是守财奴在数钱。可是我又发现一点小小的悲哀，就是她把我给她的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放到一边去了，捧着看的是另一本。被她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在一边的书真是不少，足足有五六本：《短剑》、《牛虻》，还有几本。后来我们长大了，这些书看起来就太不足道了。可是当时！

我看看书店的电钟，六点钟了。昨天被揪过的耳朵还有点痛呢！我说：“妖妖，回家吧！”“急什么，再看一会儿。”“算了吧！明天还能看的。”妖妖抬起头看着我说：“你急什么呀？”“六点了。”妖妖说：“不要紧，到七点再回家。”

我也真想再看一会儿，但是揪耳朵的滋味不想再尝了，我坚决地说：“妖妖，我非得回家不可了。”“你怎么啦？”

我什么也不瞒她。我说：“我妈要揍我。你看我今天早上左耳朵是不是大一点儿？噢，现在还肿着哪！”

妖妖伸手轻轻地摸着我的耳朵，声音有点发抖：“痛吗？”

“废话，不痛我也不着急走了。”“好，咱们走吧。”

我看看《雾海孤帆》的标价，又把它放下了。其实不贵，只要四毛钱。可是我就剩两毛钱了。妖妖问我：“这书不好吗？”“不，挺有意思。”“那干吗不把它买回去看？”

我不瞒她，告诉她我没钱了。她说：“我有钱哪。明天我管我妈要一块钱。她准会给的。我还攒了一些钱，把它拿着吧。”

她选了好几本，连《哈克贝利·芬历险记》也在内，交了钱之后书包都塞不下了。她跟我说：“你替我拿几本吧，看完了还我。”

可是我不敢拿，怕拿回家叫家里人看见。褥子底下放一两本书还可以，多了必然被发现。如果被我妈看见了，那书背后还打着中国书店的戳哪！要是一下翻出四五本来，准说是偷钱去买的，就是说借妖妖的她也不信。所以我就只拿了《雾海孤帆》回家。

第二天我完全叫《雾海孤帆》迷住了：敖德萨喧闹的街市！阳光！大海！工人的木棚！彼加和巴甫立克的友谊！我看完之后郑重地推荐给妖妖，她也很喜欢。后来她又买了一本《草原上的田庄》，我们也很喜欢，因为这里又可以遇见彼加和巴甫立克，而且还那么神妙地写了威尼斯、那波里和瑞士。不过我们一致认为比《雾海孤帆》差多了。

后来我们又看了无数的书，每一本到现在我都差不多能背下来。《小癞子》、《在人间》，世界上的好书真多哇！

有一天，下课以后我被孙主任叫去了。原因是我在上课时看《在人间》。他恐怕根本不知道高尔基是谁。刘老师也不知道。我到教导处时他们两个狗男女正在看那本书哪。我不知他们在书里看出什么，反正他们对我说话时口气凶得要命：

“陈辉，你知道你思想堕落到什么地步了吗？你看黄色书籍！”

我当时对高尔基是个什么人已经了解一点，所以不很怕他们的威吓。

我说：“什么叫黄色书籍呀？”

“就是这种书！你看这种书，就快当小流氓了！”

我猛然想起书里是有一点我不懂的暧昧的地方，看起来让人觉得有点心跳。可是我对小流氓这个称呼坚决反对。我甚至哭了。我说：

“你瞎说！高尔基不是流氓！他和列宁都是朋友！”孙主任听了一愣，马上跳起来大发雷霆：

“你说谁胡说？你强词夺理！你还敢骗人！这个流氓会和列宁是朋友？你知道列宁是谁吗？你污蔑革命领袖！”

这时候校长走了进来，问：“怎么啦？啊，是陈辉！你怎么又不遵守纪律呀？”

孙主任气呼呼地说：“这问题严重了，非得找家长不可！看黄色小说！校长，这孩子复杂得很，说这个‘割尔基’和列宁是朋友，真会撒谎！”

校长看了看书皮，笑了：“高尔基，老孙。我告诉你，高尔基是俄国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，列宁很关心他的写作。这孩子看这本书是早了点。你千万别找陈辉的家长，他爸爸是教育局的呢。你让他知道一个教导主任连高尔基是谁都不知道，那可太丢人了。”

我哭着说：“孙主任说我是流氓，我非告诉我爸爸不可。他还说高尔基是流氓作家！他大概根本也不知道列宁是哪国人！”

孙主任脸都吓白了。校长和刘老师赶紧上来哄我：“你也别太狂了！大人不比你强？你看过几本书？你现在不该看这种书，我们是为你好。你上课看小说就对吗？好啦，拿着书走吧，回家别乱说，啊？”

我拿回了《在人间》，真比老虎嘴里抢下了一头牛还高兴，赶紧就跑。我根本不敢回家去说，家里知道和老师顶了嘴准要揍我。我赶快跑去找妖妖，可是妖妖已经走了。我又想去书店，可是已经晚了。于是我就回家了。

老王，你看学校就是这么对付我们：看见谁稍微有点与众不同，就要把他扼杀，摧残，直到和别人一样简单，否则就是复杂！

好了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不是天天上书店的：买来的书先得看个烂熟。而且还要两个人凑够七八毛钱时才去。我经常两分、五分地凑给妖妖存着。她也从来不吃冰棍了，连上天然游泳场两分钱的存衣钱也舍不得花。我和她到钓鱼台游了几次泳，都是把衣服放在河边。那一天我被孙主任叫去训的时候，她一个人上书店了，后来我看见她拿了一本薄薄的书在看。过了几天她把那本书拿给我说：“陈辉，这本书好极了！我们以前看过的都没这本好！你放了学不能回家，到我家去看吧，别在教室里看。”

我一看书名：《涅朵奇卡·涅茨瓦诺娃》。

我看了这本书，而且终生记住了前半部。

我到现在还认为这是一本最好的书，顶得上大部头的名著。我觉得人们应该为了它永远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。

我永远也忘不了叶菲莫夫的遭遇，它使我日夜不安。并且我灵魂里好像从此有了一个恶魔，它不停地对我说：人生不可空过，伙计！可是人生，尤其是我的人生就要空过了，简直让人发狂。还不如让我和以前一样心安理得地过日子。

不过这也是后话，不是当时的事情。当时我最感动的是，卡加郡主和涅朵

奇卡的友谊真让我神醉魂销！不过你别咧嘴，我们当时还是小孩呢。喂，你别装伪君子好不好！我当然是坚决地认为妖妖就是——卡加郡主，我的最亲密的朋友。唯一的遗憾是她不是个小男孩。我跟妖妖说了，她反而抱怨我不是个小女孩。可是结果是我们认为我们是朋友，并且永远是朋友。

不过这样的热情可没维持多长，到了毕业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很好，但是各考了一个学校。我考了一个男校，妖妖考上了女校五百八十九中。从此就不大见面了。因为妖妖住校。有时在街上走我也不好意思答理她，因为有同学在旁边呢。我也不愿到她家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大了，知道害羞了。并且也会把感情深藏起来，生怕人家看到。不过我从来没有忘记她，后来有一段时间根本没有看见她。中学里很热闹，我有很多事情干呢，甚至不常想起她来。

可是后来女五百八十九中解散了，分了一部分到我们学校来插班，我们学校从此就成了男女合校。那是初二的事情。妖妖正好分在我们班！

二、人妖（续）

那天下午，老师叫我们在教室里等着欢迎新同学。当然了，大家都很不感兴趣，纷纷溜走，只剩下班干部和几个老实分子。我一听说是五百八十九中，就有点心怀鬼胎，坐在那里不走。

我听见走廊里人声喧哗，好像有一大群女生走了进来，她们一边走一边说，细心听去，好像在谈论校舍如何如何。忽然门砰的一声开了，班主任走进来说：“欢迎新同学，大家鼓掌！嗯，人都跑到哪儿去了？”

没人鼓掌，大家都不好意思。她们也不好意思进来，在门口探头探脑。终于有两个大胆的进来了，其余的人也就跟进来。我突然看见走在后面的是杨素瑶！

啊，她长高了，脸也长成了大人的模样：虽然消瘦，但很清秀。身材也很秀气，但是瘦得惊人，不知为什么那么瘦。梳着两条长辫子，不过那是很自然的。长辫子对她瘦长的身材很合适。

我细细地看她的举止，哎呀，变得多了。她的眼睛在睫毛底下专注地看人，可是有时又机警得像只猫：闪电般地转过身去，目光在搜索，眉毛微微有一点紧皱，然后又放松了，好像一切都明白了。我记得她过去就不是很爱说话的。现在就更显得深沉，嘴唇紧紧地闭着。可是她现在又把脸转向我，微微地一笑，嘴角嘲弄人似的往上一翘。

见她沿着街道朝东走去。我看看没人注意我，也就尾随而去。可是她走得那么坚决，一路上连头也没回。我不好在街上喊她，更不好意思气喘吁吁地追上去。我看见她拐了个弯，就猛地加快了脚步。可是转过街角往前再也看不见她了。我正在失望，忽然听见她在背后叫：“陈辉！”

我像个傻子一样地转过身去，看见她站在拐角处的阴凉里，满脸堆笑。她说：“我就知道你得来找我。喂，你近来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很好。可是你为什么那么瘦？要不要我每天早上带个馒头给你？”

她说：“去你的吧！你那么希望人人胖得像猪吗？”

我想我绝对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胖得像猪，但是她可以胖一点吧？不对！她还是这个样子好。虽然瘦，但是我想她瘦得很妙。

于是我又和她并肩地走。我问：“你上哪里去？”

“我回家，你不知道我家搬了吗？你上哪儿去？”

“我？我上街去买东西。你朝哪儿走？”

“我上10路汽车站。”

“对对，我要买盒银翘解毒丸。你知道鹤年堂吗？就在双支邮局旁边。咱们顺路呢！”

我和她一起在街上走，胡扯着一些过去的事情。我们又想起了那个旧书店，约好以后去逛逛。又谈起看过的书，好像每一本都妙不可言。

我忽然提到：“当然了，最好的书是……”

“最好的书是……”

“涅……！！！”我突然在她眼神里看出了制止的神色，就把话吞了下去，噤了个半死。不能再提起那本书了。我再也不是涅朵奇卡，她也不是卡加郡主了。那是孩子时候的事情。

忽然她停下来，对我说：“陈辉，这不是鹤年堂吗？”我抬头一看，说：“呀，我还得到街上去买点东西呢，回来再买药吧。”

我送她到街口，然后就说：“好，你去上车吧。”可是她朝我狡猾地一笑，扬扬手，走开了。我径直往家走，什么药也没有买。

可是我感到失望，感到我们好像疏远了。我们现在不是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了，也不是彼加和巴甫立克了。老王，你挤眉弄眼地干什么！我们现在想要亲近，但是不由自主地亲近不起来。很多话不能说，很多话不敢说。我再不能对她说：妖妖，你最好变成男的。她也不敢说：我家没有男孩子，我要跟我爸爸说，收你当我弟弟。这些话想起来都不好意思，好像小时候说的蠢话一样，